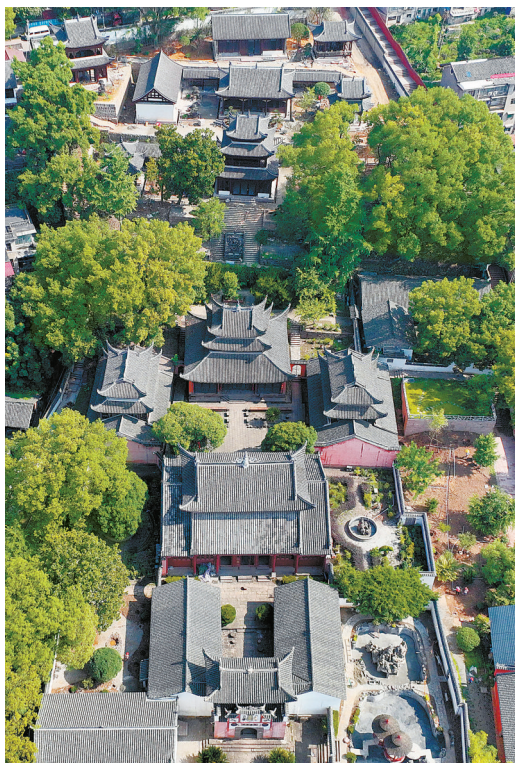


走读湖湘书院



虎溪书院全景。

书院简介

虎溪书院位于怀化市沅陵县城西虎溪山上。明正德六年(1511)王阳明自贵州龙场谪归,道过辰州(沅陵旧称),寓虎溪山龙兴讲寺弥月。明嘉靖年间为纪念王阳明在沅陵讲学而始建书院,历代屡有复兴。1986年在虎溪书院原址仿原式建砖木结构房舍。

张译文

一

虎溪,不是一条溪,而是沅江、酉水合流处的一座山。“酉水引于西而右旋,沅水襟于前而左抱。”隐于湘西北虎溪山的沅陵虎溪书院,一般人很少知晓。它默默地源远流长,生生不息,犹如隐逸的绝世高手。世人多知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格竹寻理、龙场悟道、天泉证道、严滩问答、南浦请益,却独独少了“龙场悟道”后的“虎溪布道”。或许,这正是虎溪书院隐逸数百年的原因。

在这里,王阳明“触境指迷,谈仁讲学。假精舍以幽栖,阐心传于僻地。尔乃崇正学,致良知。”明邹守益在《辰州虎溪精舍记》中记载:“阳明王夫子自会稽谪龙场,道出辰阳。辰阳之胜,曰虎溪山寺,世称二十六洞天。因宿僧舍弥月。有古松甚奇,大书其轩曰‘松云’,复留诗于壁。一时从游诸彦,如唐杜史诂、萧督学璆,千余人切磋正学,剖剥群淆,若众鸟啾啾啾闻威凤鸣也。”俊杰英才云集,静坐虎溪山寺,谛听大师王阳明授学,如同啾啾啾啾的百鸟听见了凤凰的嘹亮锵锵。

王阳明虎溪布道,是他在湖南讲学时间最长、弘道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举,为沅陵、湘西、湖湘大地,乃至整个中国“心学”思想与教育弥洒了“我心光明”的圣哲之光。如果说,阳明之学,悟于龙场,而发端于辰州,倡行于天下。想来,一点也不为过。

二

仲夏的午后,天气十分闷热,我坐在沅江与酉水交汇处的码头边。远处的燕子准若隐若现,眼前二西拖蓝的水线荡来漾去,背后虎溪山上的大唐龙兴讲寺与虎溪书院,兀自隐立在斑驳的树影鸟声中。

由龙兴讲寺拾级而上,穿过观音殿,再循阶而上,便达隐匿的虎溪书院。此时,一些工人师傅汗流浹背,正悉心修缮书院的每一处角落。修道堂、好景楼、阳明祠、惜明堂、梓潼阁、当仁堂、尊经阁、鸱鸢居、玉芝亭、凭虚楼、见江轩等建筑,坐北朝南,循山就势,远观鳞次栉比,气势恢宏;近观门庭壮阔,美轮美奂。其一砖一石,一梁一柱,一纹一饰,一草一木,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。

我在阳明祠前的台阶上坐下来,炎炎夏日中,很奇怪,我似乎分明看见公元1509年岁末的一场大雪。雪域中的虎溪,寂于酉水与沅江的合流处,白茫茫的,渐渐然,有某种遗世的深悲大感。

公元1508年的春日,画桥烟柳的杭州早已是山色空濛,一派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景象。然而,王阳明却不得不由杭州开始启程谪赴贵州,从姚江坐船,抵达钱塘江,道经江西广信(今上饶)、分宜、宜春、萍乡进入湖南醴陵,在长沙旅倦小憩江观,携周生涉江而探岳麓,尔后从长沙乘舟沿湘流北去,经洞庭湖,再溯沅江西上,经沅陵、辰溪等地,经由沅江支流湖水进入贵州玉屏。等待他的,仍将是万山丛棘,蛇虺魍魉,蛊毒瘴疠。前路幽邃莫测,诸多生死未卜。

水路漫漫,何其修远,他迎着沅水走得很慢。山行风雪瘦能当,会喜江花照野航。很显然,在这条朔风野大的水路上,他知道当年三闾大夫峨冠博带的九歌天问,知道传说中的夸父的追光逐日,更知道伏波将军马援在清浪滩头的马革裹尸。樵歌中,王阳明抵达溪子口的江心,久久地凝目远眺着虎溪山。此时的王阳明,身形瘦削,面色黎黑,几茎疏落的胡须临风抖着,有些凄惶,可是,四方平定中下一双深陷的眼,透出灼灼的光。

这个春天,王阳明虽然没有登上虎溪山麓。然而,纯清绝点,河流一会,他将会回到这个地方。

神秘的虎溪书院



虎溪书院尊经阁。

本版图片均为 刘科 摄

三

际遇坎坷,石赤不夺的王阳明,最终,从最恐怖的诏狱里,活了下来;从锦衣卫的追杀中,活了下来;从武夷山的虎口中,活了下来;从贵州龙场“豺虎四出,瘴疠流行”的险恶中,活了下来。直到公元1508年,那个闷热的夏夜,电闪雷鸣,王阳明躺在玩易窝下的石塘中,纵声长啸,一跃而起,朝向内心的期许在生死边界中诞生,大悟格物致知之旨,始知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。颠沛流离的王阳明,终于迎来了他个人的终极蜕变和升华:龙场悟道。

波澜壮阔的阳明心学,就此横空出世。何处是光,哪里是影?此时此刻的王阳明,百难备尝,始见圣人端倪,体认着内心的光芒,坚定着自己的路向。

正德五年庚午,刘瑾伏诛,王阳明终于谪贬期满,升任江西庐陵知县。此时的王阳明经过“龙场悟道”之后,明心见性,素性渊默,澄静如山,给龙场学生作了最后的临别寄语:坐起咏歌俱忘学,毫厘须遣认真真。然后,坐船顺沅水东下,经溆浦大江口、辰溪,直达沅陵。

正德五年初春,雪尽过后,大地开始清鲜朗润,一片桃红柳绿。王阳明从溪子口码头,拾级而上。登高临流,武陵莽莽苍苍,沅江酉水环山合流,春意泱泱。极目远眺,对岸的一脉群山,无不一个个手执朝笏的大臣,面对着虎溪山遥相揖拜。王阳明栖住在虎溪山龙兴讲寺外的凭虚楼,因楼前有古松一株,因题匾曰“松云轩”。一个丰盈的生命,与五溪大地一片郁郁的山麓相遇,俊逸疏朗起来。

沅陵唐愈贤、刘观时、王嘉秀、萧璆、王世隆、董道夫、吴伯诗等一大批学人,以及武陵蒋信、冀元亨等俊彦毕至,整整一个多月,虎溪山上,燕子滩头,河涨洲里,王阳明与诸生一道,讲授心即理,培根体认,砥砺品行,闲观物态皆生意,一曲沧浪击壤歌。诸生数十人,甚至上千人,环而拥

之,随地请正,山歌号子,雉舞高腔,声振山谷。师生幕天席地,有的弄琴理丝,有的吹箫击鼓,有的投壶聚算,有的移乐泛舟,求证论道,乐此不疲。

王阳明杖藜虎溪的讲学布道,于他自己而言,极为自豪。可以说,困于龙场的近三年时间,即便“龙岗上一轮月,仰见良知千古光”,可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知己,没有找到能理解、贯通其学说的学子。他的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学问,在贵阳只能是“罔知所入”,很难得到更多人的领悟。而在沅陵的情形则大不相同,与诸生讲学,均可自悟性体。贵阳是王阳明动心忍性、砥砺切磋之地,终有龙场悟道,而在沅陵传讲弘道,是王阳明出山后充满愉悦憧憬的头一回讲学盛典,怎能不让他感慨万流流连忘返呢?又怎能不令他“他年还向辰阳望”呢?

当他离开沅陵时,依依不舍、寄语殷殷地题写《与辰中诸生论收放心书》,鼓励辰中虎溪弟子省察克己,事上磨炼,光大“心学”。后来,又在《题王实夫画》中回味虎溪讲学的佳处,逸兴绵绵:“随处山泉草庐,只须松竹掩柴扉;天涯游子何曾出,画里孤帆未是归。小西诸峰开夕照,虎溪春寺烟霏;他年还向辰阳望,却忆题诗在翠微。”在龙兴讲寺,王阳明留下著名的题壁诗:“杖藜一过虎溪头,何处僧房问惠休?云起峰间沉阁影,林疏地底见溪流。烟花日暖帆未雨,鸱鸢春满满州。好景同游不同赏,篇诗还为故人留。”江流涛涛,阁影重重,情景交融间,仍可看到尘世的清澈,生命的自得,满蕴着“致良知”的心学哲思。

虎溪山,因此成为王阳明传授“心学”的“处女地”和第一站。沅陵有幸,迎来了王阳明的首倡心学之说。虎溪山,由此高大峻茂起来,成为一座良知之山,本性之山,光明之山。

四

院的另一种可圈可点的范例。

自创办以来,虎溪书院即按照王阳明所倡导的“立志、勤学、改过、责善”的教育理念,每以良知为训,主张顺应学生本性,学费自得,循序渐近,寓学于乐,知行合一,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,崇正学,致良知。先后涌现出唐愈贤、王嘉秀、刘观时、王世隆、董道夫、吴伯诗、向洪、蒋信、冀元亨等众多辰州与楚中王门弟子,戒惧勿离,以自戒其身。

近世更大兴文教,多有以振起斯文为己任者,汇六校之流,知行合一,蔚为壮观,为国家、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,如辰州府中学堂第一届毕业生、后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并担任过毛泽东哲学教师的武绍程;与李达一起从事革命运动的邓文辉烈士等;沅陵一中先后涌现出新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刘晓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一大批杰出校友。宏阔庠序,弦歌不辍,砥砺深耕,斯文不已。



虎溪书院碑廊及玉芝亭。

五

在阳明祠前,一幅幅剪影如风如云撞入我的眼帘心头:一个摇头晃脑的童蒙小稚,十二岁刚入私塾,便认定读书须学做圣贤;一个超侠不羁的叛逆少年,十五岁独出庸关,逐胡骑射,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;一个循事究理的学生,十九岁格竹七日失败,险些送命;一个洒脱英纵的落榜书生,二十五岁两度会试不第,别人以不得第为耻,他却以不得第动心为耻。

王阳明早年溺于任侠、骑射、兵法、辞章、神仙、佛氏,后来知昔日放逸,开始端坐省言,掘天觅地,触因于心。但所有的经历,没有一次会白费。后来,众所周知的事实是:学术上,先生打通了儒释道的“任督二脉”,从“天地万物本吾一体”出发,经过龙场悟道与天泉证道,创立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学说,形成与当时盛行的“程朱理学”相抗衡的庞大心学体系,并声播海外;事功上,先生巡抚南赣汀漳,仅年余,剿

除四省边境多年匪患;江西宁王朱宸濠携十万之众叛乱,先生凭一己之力,在朝廷未发一兵一卒的情况下,仅月余,生擒宁王于鄱阳湖;后又巡抚两广,平定思田之乱,开拓南疆,绥靖边陲。“终明之世,文臣用兵制胜,未有如守仁者也”,王阳明也因军功被赐封为新建伯。王阳明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“立功、立言、立德”三不朽人物,成为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巅峰。

然而,他又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被误解、被诬陷、被排斥、被打击,他所有的存在,所有的境遇,不是已经被颠覆,就是正在被颠覆的路上。虽然怀揣煌煌如日的良知,挺立在海雨天风的绝巅之上,他终究是孤独的。

一缕西沉的霞光,覆蔽在虎溪山麓。远远地,似有行者正在吟吟。我回转身,江岸漠漠,蹉跎嗟叹,一时忘了久违的尘寰……

湘江观潮 愚溪边上谈散文

熊育群

周敦颐、怀素是永州人,柳宗元也流放到了永州。永州的文化底蕴这么深厚,作为一个湖南人,我了解得太浅,懂得太少,感到很惭愧。柳宗元在这里写出千古名篇,永州举办山水散文节,举山水散文的旗帜,就可以挺直腰杆子。

山水散文是中国散文的重要内容,我最初写游记散文,也就是山水散文,写自然的山水。但是,游记散文并不那么受欢迎,我在羊城晚报文艺部担任负责人的时候,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尽量不发游记散文,其他报刊也很少发游记散文。因为很多游记散文就是到此一游,跟高级导游词差别不大,写这类文章的人特别多。尤其是在进入了影视时代,照片、录像满天飞,用文字来写山水已经不具备优势了。

但就我个人而言,我的山水散文报刊是喜欢发的,发的篇幅大,而且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这些文学大刊也发。原因是在山水里面,有自己的思想和感觉,有情怀和发现,有对一个地方生活与历史文化的发掘,不仅仅是一个山水游记那么简单。从这方面来说,山水散文写得远远不够,山水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,是我们最重要的审美对象,作为文学创作题材,它无疑是个主体,有无限丰富的表达空间。因此,山水散文大有发展前景。

从历史上讲,山水散文又何尝不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。我没有考察山水散文是不是从柳宗元开始的,中国人对山水的书写源远流长,它成为中国文学独特的,甚至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高峰。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,讲究与自然万物的和谐,把审美最高的境界与意境都寄托于自然之中,山水田园的书写就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,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。

西方跟我们不一样,西方的写作是一种思辨的、逻辑的,以观察思考见长的类型,古典时期它关注的是神,文艺复兴之后关注的是人。虽然我们能看到梭罗写的《瓦尔登湖》,屠格涅夫写草原的篇章等等,但整体上,他们写自然的作品非常少。他们更多地笔墨用在自己对宗教、社会的思考、思辨上。这一点从西方的绘画上也能看出来,它的风景画并不多,文艺复兴之前基本都是画神的,文艺复兴之后画人,那些自然的山水不是主体,不是表现的对象,大都画在画的一个角落。他们以山水为主体是在印象派出现的时期,在此之前,像巴黎画家柯罗这样画森林的极少。

而中国的山水画从隋朝展子虔就开始了,绘画主体就是山水,人永远是点缀,是人在天地间的意境。中国的诗歌很多也是山水诗,散文写山水的也不胜枚举。人跟自然的关系是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,也是思考最多、表达最成功的。中国的哲学讲天人合一,人是自然的一部分,讲究整体主义。中国的道和禅宗,以天地为对象,崇山敬水,参悟人生、参悟生命,因此,中国人对自然山水有一种宗教般的感情。

再说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,这是典型的山水散文,是纯粹的自然。读他的《小石潭记》,语言非常精辟,甚至比诗还讲究,每一个字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。他在唐代写的这种游记散文,现在读还觉得特别当下,没有一种隔阂感、陌生感,或者说时空感、古老感,衣服与生活器具是非常有时代感的,很容易就过时了,好的文字却能穿越,柳宗元的文字,就像我们现代人写的一样。虽然是古文,却有现代气息和活力,这是非常难得的。

在一千多年后,我们今天去游览愚溪的感受,我不能马上讲出来,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感慨最深的是,这么普通的一条溪,能够写出这样的名篇,我们看到的比它好的河流多了去,但是我们的好文章确实太少。这是什么原因?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。

中国的散文写山水写风景的很多,那时我们还没有散文的概念,我们是散文的概念,或者说就是文章的概念,包括奏折、政论都算散文。散文的概念到五四时期才有,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文体概念。五四文人的散文写作还比较宽泛,还有很重的议论文、随笔的味道。延安时期出现抒情散文,后来占据了主流,山水散文倒是越写越多,同时也越写越滥。

作为一种反动,上世纪末,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概念,我记得在中国作协北戴河散文会议上,我对一个编辑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演讲词收入散文年选提出了批评,这种宽泛的尺度无视文学性,散文成了一个筐,什么都可以往里装,那就等于取消了散文的概念。我不赞成这样的倒退。散文的文学性不能否定。

回看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,就能发现我们精神的虚弱。他的性情,他的境界,他的思想,他当时那种处境。他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人,可谓文如其人。我们要把这样的传统接上来,学他惜墨如金,字字珠玑。我们不能不动黄河长江一样滔滔不绝,还觉得自己很有才华,其实都是人云亦云。你能不能结合你的实际、你的真切感受,写点真实的东西?我们要返璞归真,回到本心,回归古代文人的那种文风,那种写作,那种实际的、每一个字每一个描写都是及物的,都是他看到的对象,没有一个字的废话。把我们的心境、情怀、处境寄托于山水,让人闻得到你的气息,写出你的性情和精神质地,让山水跟人融为一体,不作机械的山水描写。这样的描写交给摄像机、照相机,它们会比你的文字逼真,如临其境。文字自有它替代不了的地方,那就是你的人味,而不是机器味,人味是永远属于你个体的,打上你的烙印的,是无可替代的,这也是文学味。

写作更多的是用心去体悟,是写出自己的心,而不仅仅是眼前看到的山水。散文就是写自己,写人,写人性,更深一层的是对民族、国家、人类的观照。山水无疑是这一切存在的环境,是时空,是文脉依存,既为客体,也是喻体,主观由此而生。这便是为文之道吧。